

卷之十五

侵人所爱。

传曰：许真君在世日，尝於南昌诛一蛇精。道侣愿从者，无虑千数。真君止选素所知者三百人，与之偕行。既而，夜宿山下，又虑其修行无力，因向火取三百块炭，变为三百美人，遣令试之。及明验视，惟吴猛、施道一二人，衣无炭迹。余二百九十八人，皆是与炭合者。当其合时，岂不人人视为一美妇人，安知特一块炭乎？大抵皆慾习未断，易至如是，况不知修行者乎？昔陶谷奉使江南，崖岸高古，风采凛然，虽燕谈，未尝启齿。韩熙载谓所亲曰：吾观是人初非端士，其守可矜，当令诸公一笑。乃选名妓，得秦弱兰者，衣以弊衣，使诈为驿子之女，旦暮拥幕，扫洒驿庭。弱兰有绝色，陶为之动，遂失谨独之戒，因作邮亭词数阕，使弱兰歌之。後数日，李主大张燕，以巨鍾酌公，公严毅如初。於是出弱兰，使歌所赠词以侑之。谷乃大惭，竟至醉吐茵席。李主自此，待之薄矣。及归，朝廷已知，不复任用。文潞公在蜀，颇多燕集，有飞语闻。适御史何圣从，名郊，谒告归蜀，生因令密访其事。郊将压境，潞公为之濯。张少愚，名俞，白公曰：圣从之来，亦不足虑。前任汉州，适同郡会，有营妓善舞，圣从爱之。至问之姓，妓曰：妾姓杨。圣从曰：所谓杨台柳也。俞即取其项帕，题诗其上曰：蜀国佳人号细腰，东台御史惜妖烧。从今唤作杨台柳，舞尽春风万万条。因命其妓，作竹枝诗歌之。圣从为之大醉，此可以见其守也。公曰：姑密之。及圣从至，果自严重。潞公宴之，因迎其妓杂府妓中，使歌少愚之诗以侑之。圣从亦为之醉，既而喧传，遂达圣听。及归，不复引见。潞公之谤，由是遂息。呜呼，陶谷固无所守，圣从素称方直，奚亦尔耶。大抵形之于言，即是已动于中矣。岂非慾习未断，妄认幻躯，自生爱见而然耶。

赞曰：

人之爱己，甚於璠璣。人之爱子，亦如予乎。推其所爱，他莫不如。奚独残忍，肆其侵渔。美人宝玉，几覆汉车。

助人为非。

传曰：一本云：教人为非，大抵皆是成人之恶，不能导人以善。不闻佛之言乎？佛言：说法教化，名为法施，能令众生出於闻道。以是因缘，於未来世，得七种报：一者众生闻法，顿除嗔恚，我於来世，得成上色；二者众生闻法，慈心不杀，我於来世，得寿命长；三者众生闻法，不盗他财，我於来世，多饶财宝；四者众生闻法，开心乐施，我於来世，身得大力；五者众生闻法，痴惛顿除，我於来世，得无碍辩；六者众生闻法，信心不惑，我於来世，信心明了；七者众生闻法，方便随顺，我於来世，得菩提道。然则导人以善，岂不愈於助人为非乎？请为各举一事，庶皆知戒。元丰间，李之纯凡三任为成都漕，仁民爱物，蜀人安之。按察之余，尤留意於掩骼埋胔。小吏徐熙，本眉人，颇知为善。之纯专以委之，熙亦身任其责。一日，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，以病入冥司，见朱紫，数官聚厅而坐，召熙前曰：适天符下，李之纯以葬枯骨有功，更与知成都府一任。汝以主行文有力，赐汝一子及第。汝为诚慤，人必汝信，归可宣言，庶皆知劝。元佑三年，李之纯果加宝文阁直学士，知成都府。徐熙有子，名适，亦於其年李常宁榜下登第。此即助人为善，而亦获其报者也。政和间，有旨大修西内。时王瓌为转运，以科扰罢职，诏起徽猷宋昇为都转运，俾主其事。昇用意太过，大索牛骨灰，用涂宫壁，贵令光润。然下令太峻，民至杀牛马、发塚取骨以应，尚犹不足。时孙贶、韩容，皆为幕属。贶不喜其事，引疾罢去。容独建议，请发城外五代时十数丛塚以足用。宣和间，贶忽暴卒，至泰山，所见一门，榜曰清夷。吏以铁叉逼令供灭族状。贶曰：某当初，正以此罢，恐误耳。俄见数鬼引出二囚，皆大枷铁杻，各有一鬼从傍，以铁扇挥击，扇皆铁钉，流血被体。视之，乃瓌、昇也。一辩乃伏。贶临出，则容亦追至。吏复以铁叉，逼令供灭族状。容曰：我固有罪，父祖何辜？若令举族皆灭，不亦过乎？俄闻殿上曰：只令供房绝状。贶言之。未几，容之一房，果皆死尽。此即助人为非，而立获其报者也。然则助人为非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

佐瓮得尝，佐国得伤。善恶以类，人事之常。助杰为虐，同底灭亡。抱薪于火，沃沸以汤。灼烂之祸，如券取偿。

逞志作威。

传曰：《寇莱公六悔铭》曰：官行私曲，失时悔；富不俭用，贫时悔；艺不少学，过时悔；见事不学，用时悔；醉发狂言，醒时悔；安不将息，病时悔。公之此言，真寡悔之大法也。愚爱其言，故特取之，以为逞志作威者戒。逞志作威，後不悔乎？昔何浹以录事参军，提举梓州路常平仓，所至暴横，捶挞吏民以立威。史民畏威，窜匿无地，甚至气陵提转，直出其上。每牒州县，必云：未得官司指挥，其提转文牒，不得施行。运副李竦、判官陈亢，与之议事，不合辄叱罵之，知州白事，必下马於门外，循廊而进，往往已近座榻，尚犹不起。又欲废广安军，众议以旁去他郡甚远，不可废。郡官有张辟方者，得其父集贤校理何涉所撰《鼓角楼记》，其中具言不可废，因以呈之。浹曰：凡事当从公议，此何足凭。李竦、等因奏其状，诏罢本任。既罢，□路奏竦等事，无所不道。及至京师，下开封府鞠问，浹索纸万幅以答状。府司如数与之，既而，每幅但大划一字竟坐。上书：不实有四，事皆属妄诞，狱具夺官。当此之时，浹不悔乎？惜其不知逞志作威，天所不许。昔杜荀鹤未显时，梦一僧戒曰：汝必得君，若逞志作威，则必死矣。及梁祖开国，荀鹤乃怙宠肆暴，且谋杀素不悦者。事未及行，忽梦一神叱曰：汝岂忘神僧之言乎？帝将罪汝，未瓮果卒。

赞曰：

威如之吉，本於反身。有威可畏，仪度是循。望之俨然，自可服人。严其在己，非以虐民。无有作威，书戒尔臣。

辱人求胜。

传曰：按藏教，佛在世时，人有以行车为业者，家养二牛。一牛生子，其角长广，名曰长角。一牛生子，秃头无角，名曰秃头。一日，因行车，适与一行车者值。因各夸其牛壮，遂请以牛赌上峻坡。既而，秃头进步稍迟，其主怒骂曰：秃头畜生，何不速行？秃头忿然眼赤，愈更放缓，由是遂输。盖忿其众辱之也。呜呼，畜生尚尔，况於人乎？当知辱人求胜，诚不可也。昔邵陵王纶镇郢服，吴()为之客。适张纘出镇湘东，纶饯于郊，()亦与坐。时纘方贵，意颇轻()，忽举杯属()曰：吴()奉庆，汝今日得与此宴。()大怒，即起归。其子仑孺，闻而为之气结而卒。()悼儿愤纘，俄亦不起。其妻不胜忿怒，寻亦殒命。时人为之曰：张纘一杯酒，杀吴氏三人。然则人可辱乎？徽州婺源县有俞彦辅者，平生使气，凌轹乡里。凡田宅有便於己者，必以术吞之，至老尚不知悔。绍兴壬戌，忽大病，病中屡作马嘶。久之，手足皆化为蹄，数日遂死。孰谓辱人求胜，为无害乎？惜人错见，但知以胜人为强，不知胜人非强，而自胜为强。不闻老子所谓胜人者，有力自胜者强之说乎？

赞曰：

人或受辱，攘臂相睨。匪临以威，则扼以势。怒不敢言，盖有所制。威去势穷，靡不反噬。一能胜予，禹心惕厉。

败人苗稼。

传曰：败人苗稼，此特田夫野()所为，固无足道。请以前辈务农重谷、

讲究水利，一二美事言之，庶几後之临民者，皆知则效。高通议赋知唐州，土旷人寡，历五代至本朝，领县四，户六千五百五十有五。公至，相视田原，知其可耕所不至者，人力耳。於是大募两河流民，计口受田，增户一万一千三百八十有一，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有八。乃至山林藁莽之地，悉变为良田。张学士纶为江淮发运副使，疏五渠，导太湖，以灌民田。复岁租米者，六十万斛。许司封逖，知兴元，大修山河、堰溉民田者，四万余顷。鲁冀州有开初知确山，兴废陂以灌民田者，已数千顷。程修撰师孟知石州，凡汾晋诸州山谷，有水可以灌民田者，悉相其地，酺而为渠，关田凡一千余顷。许公规知丹阳，适大旱，公冒禁决练湖以救民田，岁大获者一万余顷。练湖冒决者死。陈谏议省华初知栢阳邑，有郑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，久为邻邑疆占。公至，陈本末，申诸司，由是壅遏之弊，一旦尽去。水利均及灌民田者，一千余顷。王刑部济初主龙溪簿县，有陂塘绵亘数十里，先为大姓输课，而独专其利。公至，悉夺以灌民田，由是一邑无愆亢之患。苗待制时中，初主宁陵簿邑，有古河岁久湮废。公至，请发卒疏导，以灌民田。由是一邑之田，尽成沃壤。

赞曰：

不稼取禾，诗讽其上。地惟不食，昔人乃葬。孰夺农时，民无盖藏。孰剥民力，使不得养。害及养人，天必降丧。

破人婚姻。

传曰：礼曰：有夫妇，然後有父子。然则婚姻之道，可谓大矣，其可破乎？或破之未合之前，或破之既合之後，皆为破也。恩爱杀人，甚於挺刃，孰谓为无害乎？昔郑和中少时，与王氏女结婚。无何父卒，家道渐微，女家遂有休亲之意。其兄王固，为万州推官，实主其义，然迫於公论，不得已，复令就婚，生一子，偶不育，因遂隔绝和中，不复使归。王氏数遗以衣服，固辄罪其送者。和中由是益怨愤，遂感心疾而卒。王氏女一夕，梦和中告曰：吾已诉之阴司，见已送衢州东岳，追人根勘。时王氏女已改嫁陆嵩为妻，嵩时为济州教授。月余固死，凡当时与夺亲之议者，无不皆死。惟王氏女实无背夫之意，故得独存。其後王固之子，娶徐氏仅二年，亦为女家所夺。非其报欤？恭倅杨紘，怒其婿姚拱不学无术，遣之使归。拱求与妻别，亦不许，女怨愤，遂感疾而卒，弦命殡于僧舍。婿至，殡所门锁自掣，扇亦自开。其母闻之，不胜感恻，数日遂卒。後十余年，结至殡所亦暴卒。然则破人婚姻，是可为乎？

赞曰：齐女不娶，终以失国。子哲委禽，几於渔色。夫妇大伦，相配以德。孰间其成，胥谗作慝。百世之祀，一语之贼。

太上感应篇卷之十五竟

©版本号 #1

★由 Li 创建于 14 七月 2023 16:00:07

✍由 Li 更新于 14 七月 2023 16:00:16